

民国时期

经济

纪实

新平船

第

2

卷

民国时期 重大事件 纪实

第 2 卷

何俊良 编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

PDG

民国时期重大事件纪实(第2卷)

何俊良 编

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太白路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13.25印张 344千字

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 000

ISBN 7-5604-1161-4/I·161

定价:18.00元

目 录

- 王朝柱
 群雄逐鹿 蒋冯阎中原大战 (1)
- 应明阳
 国民党中央监狱长秘闻实录 (151)
- 徐晓林 钱 坤 张德鹏
 上海：“天长节”刺杀日酋案 (222)
- 石永言
 历史的转折 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 (239)
- 李 镜
 四渡赤水 毛泽东的得意之笔 (284)
- 徐晓林 钱 坤 张德鹏
 宋庆龄营救“七君子”纪实 (334)
- 叶永烈
 西安斗智 张杨兵谏记 (356)

● 王朝柱

群雄逐鹿 蒋冯阎中原大战

时令已经进入 1928 年 12 月中旬。石头城金陵的上空飞着乱云，再加上一阵阵忽大忽小的飒飒朔风，给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。

蒋介石的官邸卧室和煦温馨，与户外的气候形成鲜明的对照。今天，那架米黄色的立式钢琴平静如眠，标志着它的女主人——宋美龄又离宁返沪，看望她那年迈多病的母亲倪老夫人去了。或许是女主人不在的缘故，虽说朝霞早已升临东方，淡黄色的窗幔依然挡住那忽隐忽现的阳光，使得这间本来就十分神秘的房间，又增加了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。

蒋介石仍旧穿着睡衣伫立在窗前，进行他的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、被称之为雷打不动的清晨面窗独思。往日清晨面窗独思，由于只是泛泛地想想国内外的所谓大事，一旦想好今天要办、必办的几件大事，他就可以脱下睡衣，换上戎装，简单地吃些早点，然后前簇后拥地去办公了。但是，今天清晨早已过了面窗独思的钟点，他还是稳稳地驻步窗前，滞然蹙眉，呆呆地望着窗外那争飞的乱云出

神，似有天大的愁事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！

是啊！蒋介石的日子的确很不好过，准确地说，他自从今年7月北上祭奠中山先生肇始，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几乎每天清晨面窗独思的时间都要加长。所不同的是，今天清晨面窗独思的时间，实在是增加得太长了！

蒋介石究竟在想些什么呢？简而言之一句话：随着第二次“北伐”的胜利，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实力极大的膨胀起来，如何稳妥地把他们手中的权力逐渐削减，并收归中央呢？这是他近几个月以来天天在做——而至今尚未做成的一篇大文章！

为了给国内外造成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，蒋介石偕各个集团军总司令北上，举行了祭奠孙中山灵柩的盛典；为了筹谋削藩裁兵，实现一切权力归中央的政治目的，蒋介石在北平举行了试探性的汤山会议。他首先提出一个《军事善后意见书》，声明“北伐”完成，“军事急应结束，裁兵节饷，从事建设，已成全国一致之要求；惟革命尚未成功，建设尤须保障，整军经武亦未可视为缓图，职是之故，吾人于疑覆北方军阀之后，乃有两种极大之责任。一面当裁汰兵额，移巨额军饷为建设之用；一面当充实军备，保持国家与社会之安宁”。

会后，蒋介石又提出一个《军事整理案》。他认为“军政告终，当前之事最急者，厥有二端。一、军队的党化；二、党的军队化。如军队不能党化，空揭革命之帜，而躬蹈军阀覆辙，则革命结果，毫无意义”。“惟有将全国现有个人系统之兵，地方系统之兵，及学系之兵，合而治之，以本党为中心，以国家为前提，悉成严守党纪之国军而已，既有收束整理之必要。故今后军队，应分编遣两途。精锐编为国军，编余分别遣散。”

蒋介石提出的“编遣”主张，岂能瞒得过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这些视军权如命根子的地方实力派？只是碍于蒋介石说得冠冕

堂皇,无法公开反对,但心里都很明白。蒋之目的,打算削弱其他3个集团军的兵力,壮大自己的势力,使其权力凌驾各个集团军之上,并逐渐消灭之。冯、阎、李绝非傻瓜,他们也都想利用编遣的机会,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形势。冯、李因对地盘分配不满,所以意见很多。阎因是得利者,故很少发言。阎想利用各方面的矛盾,坐观成败,从中取利。对此,李济深将军对蒋、冯、阎、李四人的用心看得十分清楚,他即席说了这段史有所记的话:

“若是天下为公,没有一个人反对的;若是天下为私,一定有人反对。把别人全都消灭,留着自己的军队,这种不公平的办法,万万要不得,像现在北伐的革命军队没有饷,反而派了许多人暗中去收编孙传芳、吴佩孚、张作霖、张宗昌等反革命的军队,这是顶不妥当的事。”

蒋介石听后很是不舒服,诚如冯玉祥所记:“蒋的脸上一块青、一块红、一块白,非常不安的样子。”蒋预感到未来执行“削藩裁兵”的计划,必然是困难重重!

蒋介石为了集党政大权于一身,自北平回到南京以后,于8月8日召集了二届五中全会,他公然提出中国应该从“军政时期”进入“训政时期”。实行训政,就必须裁兵,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。接着,他又在胡汉民等人的导演下,借落实中山先生的“五权宪法”思想,于10月3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,通过了《训政纲领》、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》。旋又在10月8日选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名单。自然,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、张学良这些握有兵权的实力派都在其中。在安排各院、部组织名单时,蒋介石如愿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之后,他又把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之职送给冯玉祥;把内政部长送给阎锡山;把军事参议院院长送给李宗仁。这样,蒋介石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位尊之极的宝座。

蒋介石清楚地知道,只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、张学良这些握有兵权的实力派存在,他的国民政府主席就形同虚设。因此,他

接下来就是坚决落实“削藩策”——裁兵。

蒋介石如何落实他的“削藩”呢？简单地说：分别拉拢，以派制派。例如：

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兵强马壮，战功卓著。由于蒋介石不愿坐视冯玉祥的军事实力超过自己，把张作霖在关内的地盘转给了阎锡山，这自然引起冯玉祥极大的不满。冯由北平气鼓鼓地回到河南以后，到各地巡视所属部队，而且在西北军举行五原誓师两周年这一天，重新召开隆重的纪念大会，举行阅兵式与提灯会。对于冯玉祥隆重的武装示威，蒋介石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他为了满足冯玉祥的虚荣心，多送给他一个徒有虚名的行政院副院长，似显得他蒋某人高看冯玉祥。同时，他又利用冯玉祥试图借裁兵的机会，达到提高第二集团军地位的目的，三番五次地向冯玉祥输诚，并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：

“北伐完成，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真正统一。为了一新国际耳目，只有各集团军总司令齐集首都，共同建一个新的中国，那时列强不能不承认，这才有力量废除不平等条约。这样的新中国由我们手里建成，在历史上是多么光荣的事件！可是只有大哥您才有这种高瞻远瞩，旁的人见不及此。所以希望大哥首创入京供职，把军、政等权统一于中央。以后中央的事务，我当一切听大哥的。只有大哥先到了南京，接受了中央的职务，阎、李他们便不敢不来，大一统的新中国等于是大哥造成的！至于历年来第二集团军太苦了，那是因为还未统一，财政没有办法，以后军队都是国家的，大哥只要到了中央，绝对办到一律平等待遇，第一集团军吃什么，第二集团军也吃什么！”

蒋介石在这种火候是最肯下本钱的！他知道如果再不给冯玉祥一点实惠的话，他这位刚刚就任的国民政府主席就会江山不稳。他说到做到，当即补助了冯玉祥所部一部分军饷。从7月份起，第二集团军每月将官可领60元，校官可领40元，尉官可领20元。对

此，冯玉祥心悦诚服，遂召集总部负责人训话，劝大家不要只重视地盘。待到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他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之后，他第一个兴高采烈地去南京就任京官了。

这时，老奸巨滑的阎锡山清楚蒋介石的一切手段。他预计蒋、冯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，在裁兵问题上一定要闹翻，所以，当其他“党国要员”应蒋介石之邀南下时，他却于7月30日从石家庄悄然西折，返回太原。他电告南京，请“病假”10日，躲在山西老家，静观石头城上的风云变幻，企图待机而出，坐收渔利。由于阎迟迟不进京，以致编遣会议一再推迟。

这时，蒋介石也清楚和桂系李宗仁的矛盾。他为了不使桂系日益壮大，再次逼他下野，遂借用取悦冯玉祥的小权术，给拒不到南京赴任的阎锡山、李宗仁以这样的感觉：蒋、冯携手，把矛盾指向了他们。因此，阎、李一日不到南京就职，蒋介石就邀请冯玉祥到官邸就餐，或陪着冯玉祥去汤山洗温泉澡。而且在公众场合，蒋介石一口一个“大哥”，叫得甬提有多么甜了！蒋的这一招果然灵验，李宗仁很快到京宣誓就职。不久，阎锡山也匆忙拍来电报：近期到京就职。

与此同时，蒋介石派赴关外的谋士何成浚，以及澳大利亚籍友人端纳发来密电，张学良冲破内外压力，毅然决定近期易帜。这真是天助蒋也！蒋利用张学良是一位“疯狂的爱国主义者”的个性，兵不血刃地解决了东北三省。这不仅实现了全国的最后统一，而且还确立了未来以蒋、张联盟，威胁冯、阎的政治格局。换言之，为他召开编遣会议又增添了有力的砝码。

时下，阎锡山就要来南京就任内政部长之职，旋即参加久备未开的编遣会议了，蒋介石如何利用张学良易帜的大好形势，推动就要召开的编遣会议呢？同时，又如何实行他的以派制派的既定方针，并利用冯、阎、李等之间的矛盾，进而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呢？这就是蒋氏今天清晨久久面窗独思的原因。

“主席，该用早点了。”

蒋介石闻声转过身来，只见亲信侍卫官王世和有些胆怯地站在卧室门口，企盼地等着他回答。恰在这时，墙上那面古色古香的挂钟敲响几下。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，旋即又以命令的口吻说道：

“请通知冯副院长，今天中午，我单独邀请他一人到汤山温泉洗浴。”

汤山温泉位于南京市东麒麟门外。山东南有汤涧，发源于汤泉，故而得名汤山。因北平也有汤山，故又称南汤山。南京汤山温泉共有6穴，不受季节、气温影响，平均水温摄氏44度，加之水内含有硫磺、钾、钙等矿物质，可治皮肤病，故历来为达官权贵沐浴之地。蒋介石入主南京以后，他把汤山温泉辟为禁地，成为他赐浴于部属之所。有关这次蒋、冯同浴，冯玉祥事后做了如下记述：

“在南京的汤山，蒋介石请我去洗澡，我一看那里布置得好极了，门口外边有两个宪兵，院子里边有各种的花草，有厨房预备着，什么时候来，可以吃点心，也可以吃饭。里面有几个洗澡的池子，这就是蒋介石洗澡的地方，不但民众进不来，就是小官也进不来，大官若与蒋没有关系的也进不来。我们洗完了澡，蒋介石说：‘常说的话：平、粤、沪、汉，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，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中了。’蒋说这话是对我下了挑拨的作用（广东是李济深将军，北平是白崇禧将军，上海是桂系的张定璠将军，武汉是桂系的胡宗铎将军）。我对蒋说：‘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里能装下全国人，若当全世界的领袖肚子里要能装下全世界的人，只要你自己时时刻刻注重得民心、得天下六个字上，又能实做出来，无论他们占领哪里，无论他们拿了哪里，都是你的臂膀，都是你的兄弟，也都是为你做事的，何必顾虑这些呢？’蒋介石听了我说的这些话不对头，他转过话来说：‘没有什么。’”

蒋介石借和冯玉祥汤山温泉同浴的和谐气氛，挑拨冯系对桂

系的不满没有得逞，自然是十分不高兴的。但是，他认为自己近来对冯玉祥做出了种种厚爱，希望冯在即将召开的编遣会议上，能够公开支持他完成棘手的“削藩策”。可蒋氏一转念，又认为这个丘八将军靠不住，像是古代的毛张飞，还有粗中有细的另一面。蒋为了确保自己的“削藩策”万无一失，遂又亲热地问冯玉祥：

“大哥，百川就要南下了，你看这次编遣会议应该如何开法才好？”

“只要编遣公平，我看这会怎么开都行。”冯玉祥看了看微微点头的蒋介石，又加重语气地补充说：“反过来说，编遣有失公允，你就是天天请大家吃席喝酒，这会也一定开不好。”

“依大哥之见，如何编遣才算公平呢？”蒋介石越发显得亲热了，“比方说吧，怎样才能使中央和地方都能接受呢？”

“这就看你订的编遣方案公不公平了！”

“我哪有什么具体的编遣方案哟。”蒋介石非常谦恭地摇了摇头，“今天请大哥来，就是要听听大哥在这些方面有什么高见。当然喽，如果大哥能拿出一个具体的编遣原则，那就再好也没有了。”

冯玉祥这次来南京，并非是为了当官，他是想通过支持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，和蒋能够进一步结合，以便在国民政府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。自然，他还希望在蒋介石的支持下，保持自己的强大实力，以形成京内、京外的呼应之势。所以，当蒋介石再三礼贤下士地征询他对编遣会议的意见时，他就毫无保留地说出了久藏在心的具体的编遣原则：

“我是有些想法的，这次编遣会议的准则，我以为应是：强壮者编，老弱者遣；有枪者编，无枪者遣；有训练者编，无训练者遣；有革命功绩者编，无革命功绩者遣。这就是我的四有四无编遣准则，不知贤弟认为可算公允？”

蒋介石已经从这个四有四无编遣准则中，感到了冯玉祥借编遣之名，行保全实力之实的目的。这是蒋所绝不能退让的大事！但

是，他为了尽快掏出冯玉祥的全部编遣设想，又有意吹捧地说：

“大哥这个四有四无的编遣准则是公允的。我希望大哥能把这四有四无的编遣准则具体化，作为此次编遣会议的一个方案提出来，供大家讨论，好不好？”

冯玉祥被蒋介石捧得有点晕乎了，遂不加保留地合盘托出了自己的编遣方案：

“贤弟曾经说过，全国军队总数不得超过 50 个师。如何编遣才算公允呢？根据我方才提出的编遣原则，第一、第二集团军各编 12 个师，第三、第四集团军各编 8 个师，其他不属于各集团军的共编 8 个师，加起来总共是 48 个师。你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？”

冯玉祥提的编遣方案，是基于这样几个因素形成的：首先，“他认为第二集团军兵员最多，素质最好，训练最精，战功最大，论道理应该多几个师；可是他又考虑到，如果按照自己的编遣准则，第二集团军应编的人数就要占第一位，就要超过第一集团军，必然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，而且会影响到与蒋合作的关系，所以他的方案是，把第一、第二两集团军拉平，把阎、李的第三、第四两集团军和其它杂军压低，以为这样就可以蒋、冯的团结为中心，控制其它方面，这是冯的天真想法。殊不知蒋此时对冯已有戒心，决不愿冯的力量与自己相颉颃；况且蒋早有剪除异己的阴谋，因此，蒋对冯案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”。蒋一改方才的热情表演，不冷不热地说：

“大哥的方案，可算是编遣会议的一种意见，我听听其他人的想法后再定。”

蒋介石等于否决了冯玉祥的编遣方案。

对此，冯玉祥的心里也是有数的。

从这时起，蒋介石和冯玉祥结盟共唱的编遣会议的戏发生了分歧。

但是，在阎锡山和李宗仁的心目中，蒋、冯正在积极密谋旨在对晋、桂开刀的编遣计划。所以，阎锡山一到南京，就派出随行亲信

周岱去拜访李宗仁的小诸葛白崇禧，在摸清蒋、冯结盟的前提下，给蒋介石做出晋、桂联袂的姿态。对此，周岱做了如下记述：

当天晚上，我就奉阎锡山之命，到白崇禧处去摸摸这一次编遣会议的底。白崇禧一见我，就以稍带责怪的口吻问我：“你们老总为什么才来？”我只好替阎圆谎说：“他父亲病了，我们老总为人至孝，他亲自侍奉汤药，操劳过度，他父亲刚刚好些，他自己又病倒了，所以才来得太晚了。”随后我便问他：“你们近来做了些什么？”

白崇禧哈哈大笑说：“我们还能够做出什么成绩？冯焕章倒是大做特做。他的口倒不大，肚子却很大，还想侵占我们的地盘呢！”我不由得插了一句话：“哪有这种事？”白说：“你不信，容我把事实列举给你听。焕章近来得意忘形……他现在第一步想捧蒋、拉蒋，消灭第三、第四集团军，将来有机会再把蒋推倒，他好独霸中国。他不想蒋介石是个大流氓，在上海交易所里闯过多年，哪里像曹三爷（指曹锟）一样容他摆布！”……白崇禧一口气说到这里，就问：“你们老总打算在京就职么？”我说：“他在太原的时候，接到政府任命，委他为内政部长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，他曾经回了一个电报，不能在南京供职，保荐赵戴文作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。他是不会离开山西的。”

白听到这里，连连点头说：“还是你们老总阅历深，见得远，不像焕章近视眼，不度德，不量力。你瞧着吧，不久他总会吃亏的。你们老总对他怎么样？我想，因为方顺桥那段故事，对他的印象不会太好吧。”我说：“我们老总对冯这个人十分清楚，方顺桥的事当然不会忘记。不过他看出老蒋召开编遣会议的目的是想各个击破，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，因此对于冯焕章还想拉他一把，免得唇亡齿寒。”

这一晚我和白崇禧一聊就聊了3个多钟头。因为方顺桥

问题，白崇禧曾经爽爽快快地帮了山西方面的大忙，我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，对他也不多作保留，所以谈得十分入港。回去我少不得要把白的谈话详详细细转告给阎。我说“冯焕章准备了提案，咱们也应该准备个提案，以免临时措手不及。”阎说：“不必着急，等老蒋叫咱们提的时候再提，也还不迟。李德邻他们为什么不提呢？”我说：“白健生认为和蒋共事，就是画上个龙天表也等于零，所以他们索性不提了。”

南京，是蒋介石的天下。换句话说：他的耳目遍及这座石头城的每一个角落。当他获悉李宗仁、阎锡山对编遣会议的真实态度以后，他又一变拉冯打阎、李而改为亲近阎锡山。表面上，他大加表扬阎锡山治理华北有方；暗地里，他数次请阎锡山到家里吃饭。待到他认为阎锡山完全明白了他的编遣态度以后，又委派何应钦前来见阎锡山：

“阎先生，我是奉蒋先生之命，前来听取对编遣会议的意见的，望坦诚相告。”

“我向来不会干阴一套、阳一套的事！”阎锡山为了提高自己在编遣会议上的地位，一开口就对蒋、冯前一阶段的做法提出了批评。接着，他又阴阳怪气地说，“我听说了，冯先生已经向蒋先生提了一个编遣方案，是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何应钦扼要地讲述了冯玉祥的提案后，又说：“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，在会上共同研究。”

阎锡山清楚蒋介石不满意冯玉祥的提案。另外，阎锡山更清楚自己从历史上就与冯玉祥不和，他最怕的是蒋、冯结盟，一步一步地把他吃掉。所以，他认为现在是拆散蒋、冯联盟，代之蒋、阎携手的良机，故有意地说：

“我提方案，首先应当获得蒋先生的支持。因而我在提方案之前，希望听听蒋先生的想法。”

“蒋先生的意思，希望在4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，再加1个中央区，最好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。”何应钦直率地说出了蒋介石的想法。

阎锡山一下就懂得了蒋介石这步棋的用意：他决不同意和冯玉祥并驾齐驱。为了加强他的实力，再增加1个中央区。阎不同意吧，意味着蒋、阎分手；阎若同意呢，等于得罪冯玉祥和李宗仁。他几经思索，十分圆滑地答说：

“我可以准备个方案，但加上中央区这个方案由我提出，似乎不甚合适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，我一定首先赞成。”

何应钦告辞离开了，阎锡山召集周岱等亲信开会，共同研究提案的内容。“几经研究，最后决定：第一、第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；第三、第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；其他非正式队伍编6个到8个师；其余6个到8个师由中央处理。当即写成了书面，送交何应钦转交。”

阎锡山这个方案，“表面上是抬蒋压冯，而骨子里还有着离间蒋、冯关系的作用。蒋看到阎案于己有利，看不透阎要借着这一方案来拆散冯和他合作关系的阴谋，故授意何应钦积极支持阎案。李宗仁和白崇禧对此案亦表同意。因李、白与蒋的矛盾当时已达表面化，只是因为惧怕蒋、冯的团结，故不敢发动，他们当然同意阎的带有离间蒋、冯阴谋性质的提案。”

蒋介石认为召开编遣会议的条件成熟了，遂宣布于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幕。全体与会者先对中山像做忠诚宣誓，仪式完毕之后，蒋便首先致词，大意说：“北伐大业现已完成，我们国家建设方在开头，处处需要巨款，而我们国家经济尚未恢复。我们的军队既不用以对外，就应尽量缩编，该编者编，该遣者遣。至于按照什么标准，本人没有成见，大家可以从长计议。现在冯、阎两位总司令都准备了一个提案，可以供大家参考研究。”于是就叫何应钦读了一遍。蒋又说：“大家仔细研究，这两个提案，赞成哪一个，

或是另有提案，都可以尽量提出，发表各人的意见。”

于是大家相继发言，多数赞成阎的提案，反对冯的提案。蒋说：“既是大家赞成阎总司令的提案，那么原则上就采用这个提案，我的意思，在中央编遣区之外，再加上东北编遣区。”

蒋说罢以后，大家沉默了三四分钟。冯玉祥因他的提案未获得大家的赞同，忽然放开喉咙说：“咱们刚刚打完仗，军队还没有复员，似乎应该先缓一口气，再进行编遣。”蒋哼了两声说：“对，对，并不是即刻就进行，不过我们先成立一个机构。在我们这个会上只是讨论如何把这个机构组织起来，尔后便于进行，就算达成了任务。今天我们可以研究研究，这个机构如何组织。”阎锡山就说：“钧座对这个机构，一定成竹在胸，不知道应当先成立什么组织？”蒋说：“我打算成立一个编遣委员会，在会里先设一个编理组，管理财务。因为实施编遣，没有足够的经费是办不到的。这个组非常重要，组长的责任重大，将来编遣能否按计划实现，这是个关键。我打算请百川先生担任组长。”阎沉默了片刻，就说：“好吧，我一定勉为其难。”

这次会议开了3个多钟头。冯玉祥走出会场时满面怒容，回去以后就称病请假，派代表出席。

冯玉祥又“病”了，“病因”当然瞒不住蒋介石。蒋因为初步实现了加强自己军事实力的提案而暗暗自喜；阎锡山、李宗仁也因拆散了蒋、冯联盟而高兴。只有冯玉祥因一厢情愿，上了蒋介石的当而借“病”生气，变相地对抗编遣会议。同时，他进一步地看清了自己不可能再和蒋介石合作下去了！

蒋介石对于冯玉祥的“病”，当然是十分关心的，他派出亲信孔祥熙前往慰问。据孔祥熙回来报告说：孔走到院里，听见冯玉祥正在大声和许多人讲话。孔一进屋，他仰倒在床上，蒙上棉被，连声呻吟。孔走近摸了摸冯玉祥的头，并没有发烧，可见不是真病。对此，蒋介石一方面私下里散布冯玉祥装病的流言，一方面又郑重其事

地对阎锡山、李宗仁说：

“你们都去看看冯先生，劝他早点消假出席会议才好。”

接着，阎锡山、李宗仁等奉命前去探望病中的冯玉祥。因此，冯玉祥下榻的“病室”就看客盈门了。诚如李宗仁事后所记：“只见他卧室里炭火熊熊，冯氏则卧在床上，盖了两张棉被，满头是汗，呻吟不止，好像真有大病的样子。”总之，蒋介石的这一招棋，的确是害苦了装病的冯玉祥。

随着时日的推移，蒋介石认为冯玉祥是不甘失败才装病的。他本能地想到蒋、冯交恶的严重后果，遂又采取了第二个步骤：打击因此而得意的阎锡山和李宗仁。向与会者宣读了《国民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》，明文规定，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，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，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，各集团军司令部，海军司令部。各部只能在原地驻扎，听候点编。各级军官仍照旧工作，静候委任。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。结果，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被剥夺了。

至此，阎锡山、冯玉祥、李宗仁、李济深等才恍然大悟，他们都中了蒋介石的圈套。于是他们从相互攻讦转为相互同情，并设法抵制编遣会议。

“病”中的冯玉祥，听了代他出席会议的鹿钟麟的传达之后，认为蒋介石是在玩“杯酒释兵权”的阴谋。他惟恐随从亲信不知这个典故的真情，大声地说：

“宋太祖赵匡胤，在建安二年召来禁军将领石守信、王审琦等，宴饮之中，解除了他们的兵权，把军权集中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我借口生病抵制编遣会议，就是看透了蒋某人是在玩弄‘杯酒释兵权’的鬼把戏。可笑的是，阎百川和李德邻如此短见，让蒋某人当猴给耍了！”

“今非昔比，我们这些手握重兵的实力派群而反对，他蒋某人又该当如何呢？”鹿钟麟心情沉重地问道。